

娜嬛福地 天一阁

『建阁阅四百年，藏书数第一家。』天一阁是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我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图书馆中历史最悠久，连续发展，保持原貌原样，且具有独立实体的最古老的图书馆，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

虞浩旭◎著



宁波出版社

娜嬛福地 天一阁

「建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天一阁是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我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图书馆中历史最悠久，连续发展，保持原貌原样，且具有独立实体的最古老的图书馆，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

虞浩旭◎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嬛福地天一阁 / 虞浩旭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743-730-7

I. ①娜… II. ①虞… III. ①藏书—文化—研究—宁
波市 IV. ①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7832 号

娜嬛福地天一阁

编 著 虞浩旭

责任编辑 倪建飞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730-7

定 价 20.00 元

序

虞浩旭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致力于浙东历史文化研究,基础扎实,治学勤奋,著述丰硕,不断有论著问世。2003年宁波出版社将出版其《书院圣地——白云庄》和《嫫嫫福地天一阁》。他携样稿来寓,请序于我。忆及清代学者顾炎武所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因再三坚辞,然浩旭同志却执意不肯放过,在进退踌躇中,考虑到天一阁和白云庄对浙东历史文化的影响,考虑到天一阁和白云庄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考虑到我从事文物工作近40年来对天一阁和白云庄的关注,考虑到我曾直接参与天一阁和白云庄的保护开发工作,加之对作者的相知与了解,虽然近来事务格外繁忙,也只好允诺,聊述己见,赘于卷端。

“建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天一阁是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图书馆中历史最悠久,连续发展,保持原貌原样,且具有独立实体的最古老的图书馆,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它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极端艰难和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因此而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一种象征。天一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天一阁的发展史,范氏族人十三代薪火相传,为保护天一阁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地方有识之士和历代名人学者也为保护天一阁倾注了极



大的心血,特别是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天一阁在藏书建设、文物保护、环境改善等诸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悠悠文脉传,澹澹高风远”。白云庄是中国 17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学问家黄宗羲讲学的地方,是浙东学派的发祥地,是浙东学术文化的圣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云庄原为明户部主事万泰的别业。清初,宁波有青年学子万斯大等组成的“文业会”和陈芝紫等组成的“澹园社”。康熙四年(1665),他们共同组成了“策论之会”。康熙六年(1667)五月,黄宗羲首次来甬讲学,“策论之会”改名为“证人之会”。同年又改为“讲经会”。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再次来甬讲学,创“甬上证人书院”。甬上证人书院会讲地点不一,曾在城内广济桥高氏祠、延庆寺、城西白云庄、黄过草堂(张氏宗祠)、陈夔献家等处会讲。而白云庄则是黄宗羲讲学时间最长、且较稳定的场所,成为浙东学术的重地,是浙东学术文化的象征。黄宗羲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倡导“经世致用”的治学方法,为浙东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前后听讲者达百余人,有弟子 66 人,其中高弟 18 人,由此开创浙东学派。

浙东学派在顺治年间开始形成,中经康熙、雍正,直至乾隆,历经四朝,涌现了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杰出的学人。清代浙东学派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术史上的优良传统,不守门户之见,博纳兼容;贵专家之学,富创新精神;倡“经世致用”,主张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服务,因而成为富于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学派,成为清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在中国学术史上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大影响。其学术精神和学风,还一直影响到近代。

天一阁和白云庄是宁波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双璧,历史悠久,内涵丰厚,影响深远,而进一步加强对天一阁和白云庄这两座文化宝库的发掘和研究,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拓展城市内涵,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全力建设先进文化,实在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然而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专著一直是凤毛麟角,浩旭同志能不畏繁难与艰险,敢于知难而进,从确立选题到制订提纲,以至草成初稿,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两书的撰写。

《嫫嫫福地天一阁》是作者研究天一阁发展史的新成果。据我所知,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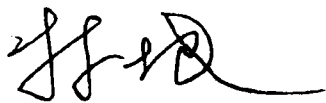
书出版之前，作者曾于 1996 年和 2002 年两次编撰《天一阁发展史陈列大纲》，对天一阁的历史有过系统的梳理，积累了不少资料，还曾出版《历代名人与天一阁》（宁波出版社 2001 年版）、《风雨天一阁》（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3 年版）。因此，《嫔嬛福地天一阁》可视为作者对天一阁研究的又一结晶。《书院圣地——白云庄》是作者去年接受《白云庄清代浙东学术陈列大纲》编撰工作后的产物。作者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奠定了坚实的文史基础，尤训练了从事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基本功，加之作者有心，注意积累，当一样工作完成之时，他的学术成果也就出来了。搞文物工作要有学术意识和出版意识，学术研究和日常工作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作者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我粗略地翻阅了书稿，深感这是两部有特色、有创新的力作。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要勇于发表个人的独到之见。在《天一阁》一书中，作者把天一阁放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藏书史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这是以前少有的，而作者在借鉴吸收前贤与时哲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天一阁的许多问题，如范钦的收藏观、天一阁的藏书来源、天一阁的命名、天一阁的藏书特色等，能不囿成说，充分依据史料，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提出个人见解，确实难能可贵。在《白云庄》一书中，作者利用自己供职天一阁古籍研究部的有利条件，查阅了天一阁所藏大量地方文献，很注重史料性。他利用天一阁所藏《濠梁万氏宗谱》，梳理了四明万氏家史，颂扬了万氏“有事则显忠节，无事则显儒术”的事迹；对于浙东学术源流、清代浙东学术人才俊彦的阐述，虽然有不少研究成果可资参考，但作者还是大量翻阅了一手资料，这是很值得称道的。当然，学术研究见仁见智，也无穷尽，天一阁的研究尚有许多领域有待拓展和深化，有关白云庄的专门著作这也是第一本，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要求作者在这两部并不浩大的著作里来全面完成。

我和作者相识相交长达十六年，早在 80 年代后期作者大学毕业分配来宁波市文管会办公室工作时，我们就相识并结下情谊。自此而后，无论在考古所还是博物馆，我们一直是同事，对于浩旭同志的好学上进、虚心求教、勤奋著述也感触颇深。虽然自 1994 年底宁波市博物馆并入天一阁，我到考古所工作，浩旭同志在天一阁工作，但仍时相过从，常在一起质疑问难，谈学论

文,切磋补益,情谊愈加深厚。我对于作者那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始终不废读书治学的精神尤为赞赏,对于他在藏书文化和浙东学术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愿作者今后的视野更加广阔,领域更加宽广,方法更加缜密,成果更加丰硕。

是为序。



2003年10月30日

天一家園寒舍

目 录

序	1
一、建阁阅四百载	
——范氏天一阁的创建与地位	2
(一)范钦的传奇经历	2
(二)范钦的人生抉择	4
(三)范钦创建天一阁	5
(四)天一阁的历史地位	8
二、藏书数第一家	
——天一阁藏书的来源和特色	12
(一)收藏理念	12
(二)藏书来源	14
(三)藏书特色	16
(四)阁藏古籍	20
(五)阁藏碑帖	27
三、世泽长期子孙贤	
——天一阁藏书的管理和保护	40
(一)藏书的管理	40
(二)藏书的保藏	41
(三)范氏之代表	45



四、第一登临是太冲

——天一阁与历代名人之关系	52
(一)黄宗羲登阁的意义	53
(二)冯孟颛与阁楼修葺	55
(三)历代登阁名人小记	62

五、书楼四库法天一

——天一阁对公私藏书的影响	72
(一)清高宗弘历与天一阁	72
(二)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与《平定回部得胜图》	79
(三)天一阁与民间藏书楼	83

六、历劫仅余五分之一

——承传四百载天一阁书尚存	88
(一)历史上的书厄	88
(二)天一阁的书厄	89

七、人民珍惜胜明珠

——建设五十年书城始成规模	94
(一)私家藏书聚天一	94
(二)字画家谱增阁辉	96
(三)赓续传统收新志	108
(四)南国书城露英姿	110
附件一：禁牌	121
附件二：重要参考文献	123
后记	128



建阁阅四百载

JIANGE YUE SIBAI ZAI

建閣閱四百載
中國書院藏書
中國書院藏書
中國書院藏書

建閣閱四百載
中國書院藏書
中國書院藏書
中國書院藏書

范氏天一阁的创建与地位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也是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距今 430 年以上,是我国现存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要了解天一阁,就应该先了解它的创建者、创建史及地位。

(一)范钦的传奇经历

天一阁自创立至今已有 430 多年了,其名气也日盛一日。书楼的光环遮掩了楼主的风彩。虽然天一阁之所以能够岿然独存,须靠数人数世接力而传,但始创者的筚路蓝缕之功,自当独多。关于天一阁主人范钦的事迹,明朝嘉靖以后的地方史志多有记载,而最详细的则要数甬上学者徐时栋始纂、董沛玉成其事的《光绪鄞县志》了。民国时期甬上冯孟颀先生所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二“志传”对此又作了详尽的补注。我们不妨凭此演绎。

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号东明,嘉靖七年(1528)戊子科浙江乡试中式举人第七十名。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会试第一百七十八名,殿试第三十八名,列二甲,赐进士出身,获出仕资格。范钦走的也是一条大多数士子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道路。他的第一站第一任为湖广随州知州,虽是初次理政,却“律身如干,持法如钟,词采如弼,祇严庄重,惠厚宣朗,悯旱赈贫,撙奸涤弊,民怀吏畏,盗贼屏迹”,有良好的政

绩。嘉靖十五年(1536)升工部员外郎,负责营缮之事。当时营造、修建之类的大工事不断,由贵族出身、深得皇帝宠幸的武定侯郭勋总督其事,他恃宠傲世,贪赃枉法,私自冒领官钱数十万。范钦在他手下干事,因其耿直之心,难免与郭勋数相顶撞,得罪了郭勋。郭勋向皇帝诬告范钦“犯上作乱”,故意延误工时,被廷杖下狱。后郭勋事发,范钦才得以昭雪,于嘉靖十九年任江西袁州知府。

袁州乃当时把持朝政、玩弄权术的大学士严嵩的故乡,为官不易。范钦在袁州仍保持耿直秉性,敢于冒犯权贵。严嵩之子严世蕃想霸占宣化公的房产,范钦予以阻止。严世蕃欲怒斥范钦,好好教训他一顿。老谋深算、老奸巨滑的严嵩说:“此人

乃违抗武定侯郭勋者,以强项自喜,你去碰他,反高其名,应当笼络他。”范钦因祸得福,稍得安宁,得以花精力去治理袁州。范钦“诘奸剔蠹”,使当地群盗绝迹,属境肃然。他又体恤袁州之民赋重贫苦,力争轻赋,深受百姓爱戴。如此一干便是六年,得以稍试才干,接着便以按察副使的身份备兵九江。

九江多盗贼,社会治安恶劣。范钦一上任,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改,命令所有卫所各率本部人马驻水陆要地,以资策应,共同打击盗匪,令这些乌合之众骇惧即散。某初露军事才能,旋升广西参政,守桂平。又转福建按察使,进云南右布政,陟陕西左使。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因父母相继离世,丁艰回家守孝三年。嘉靖三十七年起补河南左布政使,升副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南雄、韶州、惠州、潮州诸郡。这些州郡,或民风强悍、盗贼成群,或处海疆、倭患不断,引起朝廷的关注和不安。由于范钦在九江任上的杰出表现,此次皇上亲谕范钦前往江西、福州、广东诸郡巡视。上谕曰:“特命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潮州各府及湖广



范钦像

郴州地方提督军务,但有盗贼生发,即便严督各该兵备守御守巡,并各军卫有司设法剿捕,……钦此。”范钦领此圣旨,将其军事指挥才能进行以淋漓尽致发挥,擒获剧寇李文彪,削平其山寨;多次在闽粤两省抗击倭寇,大获全胜,保一方平安;抓获大盗冯天爵。由于军事上的杰出成就,嘉靖三十九年,范钦升任兵部右侍郎。但由于嘉靖年间,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倭患严重、民不聊生,范钦见“政府益恣横”,并未上任就请求去官归里。又说范钦被南京御史王宗徐控告“抚南赣时,黠货纵贼,貽患地方”,于是“得旨回籍听勘”。但这回家等候调查之事,后来不了了之。于是范钦未赴任兵部右侍郎之事就成了一个尚待破解的谜。

(二)范钦的人生抉择

范钦性喜藏书,在他中进士前即已开始书籍的搜寻工作。据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著文所言,范钦的藏书活动始于嘉靖九年(1530)。但他宦游四处,政务繁忙,虽然图书的搜集工作一直在进行,但图书的措置却从未好好进行过。范钦辞官归家,为他在藏书方面的继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如前所述,范钦的辞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朝廷腐败、奸臣当道,国家内乱外患不绝,使得正直的士人难以容身。在明朝正德以前,由明朝法律和程朱理学的道德观念所培养起来的士人群体,凭借他们的良心、社会责任感,大多数都是“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的,为大明帝国辛勤地工作着。然自进入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时期,士人作为一个群体,其心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社会风尚、哲学思想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就政治局势而言,正嘉时期,朝政进一步败坏,而且有越来越糟趋势。而对士风的变化、对士人心态造成很大影响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武宗即位并重用宦官刘瑾、马永成等八人,时称“八党”或“八虎”,大臣们欲除去“八党”,最后失败,导致“八党”疯狂报复,其肆意凌辱官员,动辄对大臣廷杖、除名、下诏狱,使士人群体忠君爱国、以名节自励的士气大受挫伤。第二件事为正德后期的“南巡风波”。其时刘瑾虽然被诛,但武宗对奸佞的宠幸不衰,且玩乐无度,对自己毫不检点和约束,恣意妄为。皇帝放纵自己,行为荒唐,有损皇帝的尊严和国家的形象,引起群臣们的不安。当正德十

五年(1519)武宗下诏准备南巡时,群臣们采取了激烈的行动来阻止这次巡行,轮番上疏劝谏,表现了对帝国的一片忠诚。但他们或被罚跪,或被廷杖,或被贬谪,或被夺俸,或被除名,或被戍边,其中被廷杖至死的达十四人。这是对以忠君、爱国、克己、爱民为己任的士人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第三件事便是嘉靖世宗皇帝的严苛和暴虐。他“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臣下”,臣子们一有过失就被拷掠、被罢免,而有功之官员也是“功高赏薄,起蹶靡常”。同时他又重用像严嵩这样的柔媚、奸佞之徒,使之专掌国政二十年。这三件事,对士人群体而言,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打击和摧残实在太大了。拳拳忠心,换来的是残酷的刑罚,哪还会有多少人再做愚忠的臣子呢?带着悲哀乃至悲凉的情绪,带着对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的思索和苦闷,带着对世俗生活的热望和渴求,不知不觉中士人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人生理想都发生了变化。以天下为己任、维护大一统政权,不再是全体士人的基本人生理想和立身之本,士人们忠君爱国的观念逐渐淡薄,开始走向自我体认。

正嘉以后,士人们从热衷功名到有人绝意仕进、有人弃官不就、有人不应科举,并出现了许多名士、狂士、山人和隐士。他们或任情放纵,以诗酒、声色自娱;或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境界,怡情于山水之中;或力求生命价值的延续和超越,求仙和狂禅,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人生。

这时的士人们面临着人生的选择。仅就宁波城里而言,这样的官员很多,其各有各的不同选择。有像徐渭一样的得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书法家、藏书家丰坊,有纵情于诗酒、寄情于山水的文学家屠隆,也有居于家乡与范钦一起“投闲啸咏”的张时徹、屠大山。但范钦的选择更理智、更健康、更有益,他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文学创作上,而是投入到访书、理书中去,从而成就了一位伟大的藏书家。

(三)范钦创建天一阁

范钦旧有藏书处曰“东明草堂”。由于范钦家居后全力投入到藏书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中,图书数量激增,于是便有了专构的藏书楼——天一阁。古代私人藏书楼为数众多,若深入考察,其中却有“实构”与“虚拟”两种情况。

所谓“虚拟”，即虽有藏书楼的名称，而实际上并非真的专构楼堂以庋书籍。有的是在自己的居所辟一专室藏书，有的是将书籍藏于书主读书治学的书斋，有的甚至是随居室放置。历史上藏书楼虚拟的成份居多，范钦的“东明草



东明草堂

堂”就属此类，既会客，又读书，也藏书，而天一阁就不同了。

天一阁建于范钦住宅的东面，其建筑时间尚难确证，约在嘉靖末年。据今人骆兆平先生在《天一阁丛谈》中考证，当在范钦辞官归里的嘉靖三十九年冬之后的嘉靖四十年（1561）至嘉靖末年（1566）之间。考虑到范钦去官归里后有一个心理调适过程和藏书的进一步积累过程，笔者倾向于建阁时间为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四十年（1775）所作的《文源阁记》中关于天一阁“建自嘉靖末”一说，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

关于藏书楼的命名，一般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藏书家不同的志向、情趣、修养、操行以至收藏的情况。一般的藏书家也会以文学的形式对书楼的命名作一解释。但我们迄今还未从范钦的著述中找到它的依据。第一位为之撰写《天一阁藏书记》的黄宗羲在洋洋洒洒的记述中也未曾提到。最早提到的是撰写于乾隆三年（1738）的《天一阁碑目记》。全祖望在记中写道：“阁之初建也，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林，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书，而有记于其阴，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阁。”全祖望的这一解释有一点令人生疑，即先有“天一地六”的建筑，再有偶然的发现而命名为“天一阁”，于情于理都不通。从范钦刻意安排“天一地六”这一建筑结构来讲，应先有命名，至少是在建阁之前阅读过《天一池记》碑拓，而不是在建阁之后。

范钦不仅仅读了《天一池记》，还应该读了郑康成注的《周易》，因为在《天一池记》中只有“天一生水”之说，没有“地六成之”之语，只有郑康成注的

《周易》才有这两句话八个字。郑康成在《周易·系辞》下注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范钦作为科举出身的官员，自然读过《周易》，他对天一阁的设计和命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不是在建阁后“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才命名的。

至于后人常说的取《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作为一种概括也未尝不可。此种说法最早见于高宗弘历之《文源阁记》，其记云：“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度贮之所。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这一简洁明了的解说便流传开来，直至今天。

天一阁的建筑初看极为普通，与江南一般民居无甚区别。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它是六开间，有别于寻常建筑的三开间、五开间、七开间，这是“地六成之”观念的反映，而它楼上的一大通间，则是“天一生水”观念的反映。对书楼建筑最早的具体描述，是江南三织造之一的杭州织造寅著受高宗指派来天一阁调查后所作的汇报材料。其文短小精悍，颇能说明问题，不妨移录：

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左右砖甃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门窗。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



天一阁

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两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绘图具奏。

就是这样一幢形制普通的藏书楼,因为它的历史久远,因为它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神秘含义,后来不仅为皇家所仿造,民间也纷起效尤。

(四)天一阁的历史地位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中国古代藏书楼大多不数传而散,而天一阁至清初黄宗羲登阁,“从嘉庆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开始探究它“藏书久而不散”的原因。黄宗羲认为,“范氏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睛”,强调了世守精神,但未曾展开。到了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因建筑庋藏之所,对天一阁何以能久也十分关心。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谕中云:“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在《文渊阁记》中云:“既图以来,乃知其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并认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压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故“书楼四库法天一”,庋藏《四库全书》的七阁均模仿天一阁。乾隆分析天一阁能久远的原因,重在建筑结构所具有的“压胜之术”,显然未找到点子上,但显示了他对天一阁“能久”之原因的重视。

第一个全面、系统分析天一阁“能久”之原因的是嘉庆年间曾任浙江学政、巡抚并多次登阁的阮元。阮元认为天一阁之所以“能久”,原因有三,“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图籍的损坏,除禁毁、兵燹、变卖、借而不还、失窃等人为因素外,自然灾害也是造成藏书亡佚的重要原因,而火灾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毁于火灾的史不绝书,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天一阁由于“构于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围,林木荫翳。阁前略有池石,与阒阒相远,宽闲静谧”,且“烟酒切忌登楼”,消除了自然灾害因素中